



百家笔会

我看见父亲揉了揉裤兜，却又赶紧把手缩回来把我紧紧地抱住，好像生怕我在拥挤中摔下去一样，眼神却一直停留在丝绸围巾上……

骑楼邂逅如初遇

□王冲

冥冥之中，走进一段古朴的历史风雨时光，让我瞬间感悟恍如隔世。

那时候，父亲拉着我的小手，一路颠簸地拐进了解放西路。那夜，我们要入住的旅馆就是解放电影院的四层楼房。楼层很古老，比家乡的老屋还要典雅斑驳。

我跟在父亲后面上了二楼，只见他问了问旁人，没多久，父亲的学生——吴叔便出现在我们面前。我躲在父亲背后听他们寒暄，随后便跟着走入大厅。客房里有八张简单的床铺整齐地排列着，听父亲说我们要在这里住上三十来天才可以回家。那时的我只是懵懂地听着。

我刚出生的那天，邻村的接生婆看到血肉模糊的我没有哭声，就自作主张地伸手指猛挖喉咙，直至我哭出声来，口水溢出嘴巴才罢休。蹒跚走路之后，我把“吃饭”叫“忆饭”，一直口吃了八年都没有矫正过来。那年快放暑假的时候，父亲在乡间小学打听到县里岭口那边有一位梁姓医生在海口的医院工作，也即现在的省人民医院龙华门诊部，便决定带我去海口看医生。

入院前那段日子，父亲带着我逛了附近的老街，在得胜沙路买了一

些换洗衣物。得胜沙路很长，路两旁大都是南洋风格的两三层高的楼房，最高的有五层，商铺门前热闹非凡，络绎不绝的陌生面孔在来回穿行。行色匆匆中，我又跟随父亲顺着路牌标志行走到中山路。这条路更是叫我应接不暇，各色商品琳琅满目，让人有如“刘姥姥走进大观园”般的开了眼界。

在一间叫“新富南”的百年老店前，父亲抱着我在熙攘的人群中，好奇地浏览店铺里那些色彩绚丽的丝绸产品。我心里头痒痒的，心想，要是父亲给母亲也买回一条漂亮的围巾那多好。我看见父亲摸了摸裤兜，却又赶紧把手缩回来把我紧紧地抱住，好像生怕我在拥挤中摔下去一样，眼神却一直停留在丝绸围巾上……

在“会昌兴”老店的走廊间，简直是门庭若市，只见人头攒动的客源，争相着在长柜前选购各自喜爱的香烟。这是一家规模较大的老店，专门代理各种型号不同的“老刀”牌及种类各异的香烟。父亲也挤进去购买了几包比较稀缺的“大前门”和“银球”牌香烟，说是到了医院兴许会派上用场。

返途中经过一座高大肃穆的牌楼，顶端上写着“天后宫”，人们也称“妈祖庙”，门口两端写着对联：“帆悬四海波涛静，泽被群生雨露新”。听父亲说，这是专门为那些出海捕捞的渔民建造的祭神祈福保佑平安的庙宇。只见许多面带虔诚的香客在来回忙碌着，企图以自己的叩求换取心灵的慰藉。

那段忐忑等待的日子，让我看到了海口老街往昔繁华的历史缩影……“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一首如诉如泣的歌曲，道尽了人生沧桑悲喜的凄美故事。

再次幸临海口老街，是在历经十多年风雨兼程的日子之后。我所就读的大学便是途经解放西、中山路、新华北，以及钟楼和人民桥附近的地方。一次临近傍晚时分，班中一同学带我去隔壁校园找他的高高老老。在宿舍的校道旁，一位皮肤黝黑，头发也漆黑，身材中等，年龄和我相仿的学生出现在我面前。同学说这是他的老

乡，姓名卓森，待会儿晚饭后一起前往中山路，去拜访一位海南诗社的吴云汉老师。

之后，只因卓森兄临时参加一场校园文学社的活动，那次约定相聚老街、结伴同行的机会，因此也成为一场遗憾，随着岁月蹉跎擦肩而过。如果人生尚有轮回，老天爷还会安排一次天赐良辰，让我和卓森兄邂逅逢面的光阴吗？

我和扬帆诗社几位老友往返几回在吴老师家里倾听教诲是后来的事情。吴老师是一位诗书造诣很高的著名书法家和诗人，是海南诗社创始人之一，为人处事低调，待人热情诚恳。每次造访时，他的阁楼上都是高朋满座。那时候海口几大高校的文友们都爱听他谈书论诗，他的诗词气韵飘逸，意境深邃，那种特立独行的创作风格，在我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有时候，在读书的空档期，与后来结交的文友在吴老师的阁楼上切磋诗歌、畅谈文学时，想着自己囊中羞涩，还在老师家中蹭了几顿饭菜。现在回想起来，尽显悔意和感激。

有次，我带着父亲的嘱托，前往解放电影院拜访曾经给予我们方便的吴叔。问了服务员，说是吴叔回老家定安探亲了。返校途中，路过中山路街拐弯处店铺，店内似乎传来“兄弟，喝椰子汁吗？刚摘的文昌椰子”的喊声。此时我的身边并无旁人。然而，我只顾埋头踏着晚风的残阳余晖，心里像丢失了什么似的，空洞乏味，不知什么时候早已走过了人民桥……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当年那些怀揣激扬文字、豪情万丈的文友，都因毕业季的来临各奔东西。海口老街的作别，便成为自己内心挥之不去的情结。

海口老街，一座承载百年沧桑的老街，一张质朴典雅的都市名片！在峥嵘岁月的洗礼中，是否一如我对它的祈望，而焕发出新时代的璀璨辉煌。再见了，海口骑楼老街，还有那些在我人生中的相逢相遇相交相惜，不被岁月长河淹没的闪光的记忆碎片……

多人会选择买上一束花，或是为自己的家增添一份温馨，或是送给心爱的人表达一份情谊。

早市上的人们形形色色，有步履匆匆的上班族，有悠闲的老人，有年轻的夫妇……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足、或喜悦、或期待的神情。

讨价还价声、吆喝声、欢笑声、交谈声交织在一起，仿佛是一曲充满活力的生活交响乐。在这里，没有都市的那份高冷与距离感，有的只是最接地气、最有人情味的生活场景。人们在这里感受着生活的真实与温暖，也在这热闹的氛围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与希望。

随着太阳渐渐升高，早市的热闹依然持续着。人们来来去去，带着收获和满足。早市是一座城市生活的缩影，它见证着人们的日常，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当最后一缕热闹气息渐渐散去，早市又恢复了平静，但它所带来的那份烟火气和生命力，却长久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我的农民父亲

□董国宾

父亲在土里刨食，春播秋收，锄草施肥，一辈子与庄稼打交道，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记忆中的农民父亲，只出过两次家门。第一次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我学习很用功，不知不觉，发现视力在下降，于是就给家里去了一封信，说汇点钱过来，买一副眼镜。

一个晴朗的天气，瓦蓝的天空浮着几朵白云。天空纯净的蓝，卷云白得透亮。同学们在上课，老师认真地讲，同学们认真地听。谁也没想到，一位老汉竟推门进来，愣愣地站在门口，目光不停地在教室里扫来扫去。他衣角卷曲着，手里拎着一个鱼鳞袋，刀刻的皱纹爬满了粗糙的脸，浑身上下散发着乡土的气息，骨节里却透着硬朗和康健。他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农民父亲。

宿舍里，父亲一把把我揽过来，急切地说，孩子，快让父亲看看，眼睛到底咋啦。我先是一惊，接着“扑哧”笑出声来，一字一句地说，就是近视眼。你没看见，好多同学都戴着眼镜呢。父亲得知我眼无大碍，

小儿语

（三章）

□刘琪瑞

人物园

孙女菲儿小脑袋里有好多新奇的念头，冷不丁冒出来，常问得我不知如何回答。

周日，我带她去动物园游玩，先后游览了珍兽园、鸟禽馆、百鸟山。看着老虎、狮子、孔雀、鸵鸟等珍禽异兽活泼可爱的模样，菲儿很兴奋，与动物们友好互动，又是拍照又是录视频，玩得可开心了。

我问她有何感想。菲儿扑闪着大眼睛，忽然问我：“爷爷，在动物园国有没有‘人物园’？”

人物园？我迷惘地摇了摇头。

“你看，我们在欣赏它们，动物们也在看我们，它们歪着脑袋，转动眼珠儿，眼里透出新奇：这是男人、那是女人，还有老人、小孩儿……如果动物们主宰了世界，会不会把我们人类抓起来，建造一个好大好好的‘人物园’？”

“这、这……”我一时语塞了。

白发

邻居家也有个小女孩，叫豆粒儿，脑瓜活、反应快，说出的话风趣幽默，招人爱，我常逗她。

有一次，我给了她精美的糖块，问道：“豆粒儿，你为什么喜欢吃糖？”豆粒儿歪着头回答：“因为我长得甜，说话儿更甜呀！”

我摸了摸自己花白的头，又问她：“爷爷为什么有白发呢？”豆粒儿黑亮的珠儿一转，说：“因为时间长了霜，染白了爷爷的头。”“那怎么还有一半是黑的呢？”“因为，因为时间老人手下留情，先留一半，你要是听话，喝酒、抽烟，看手机不睡觉，它再给你染白另一半……”

约梦

回老家时，我听发小老张讲了他孙女儿扣扣的一则故事，感人至深，便记了下来。

老张的儿子儿媳去南方打工，临走时和五岁的扣扣约定：在家要听爷爷奶奶的话，爸爸妈妈会常到你的梦里相见……扣扣认真地伸出小拇指，和爸爸妈妈拉钩：“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扣扣清亮的眸子里露出难分难舍的神情。

有一次，扣扣给妈妈打电话，说着说着哭起来：“你们骗人！说好了的，可我没有梦到妈妈，连爸爸也一次没有梦到……”妈妈说：“我们常梦见你呀！扣扣跑那么远的，一次次到妈妈和爸爸的梦里来了。”

她爸爸逗她：“你给留着门儿，爸爸妈妈就会钻进你的梦里！”扣扣记得可准了，从此以后，每晚睡觉前都让老张敲门儿，说这样她就能梦到爸爸妈妈了。

四面八方的顾客都喜欢来光顾。这不，我正盘算着扩大规模呢。

其实，我的父亲是农民，没文化，只懂得锄草和种地，哪懂什么经营之道。只是，无论对家人还是对别人，父亲心里装的总是慈爱和宽厚。

天涯诗海

夏至

(外二首)

■龚凯健

我们在夏至的傍晚谈及田野

金黄的麦，和一种生命热情的燃烧

谈及一个女孩

在夏天对阳光的渴望

我想到她的热烈，甚至因为过分热烈

而散发的活力

后来，我在画中看到

盛开的荷花和果实累累的树木

像我年少时在乡间见过的那样

繁茂而热烈，充满了阳光照耀的色泽

我想到这两种活力的相通与对比

想到夏至的傍晚适合晚霞

适合微风

适合两个人的欢聚

离开都市最闷热的喧嚣，归来时

依旧用绿色和金色，编织自己的夏日梦境

我们在夜的边缘，倾听蛙鸣和蝉唱

那是夏天的热烈与激情

夏日的热情

坐下来，就能感受夏至的热烈

翻开书，一定是夏日的热情

点燃了季节

几行诗句，在书页间热烈交织

阳光洒下，光影斑驳

时间，仿佛停滞在这最美的一刻

田野里的稻谷金黄一片

如海浪般起伏

阳光下，农夫的汗水滴落

滋养着黄褐色的土地

稻香四溢，一往情深

母亲在厨房开始准备佳肴

炉火正旺，香气四溢

丰富多样的食材，在锅中欢快地舞动

色彩斑斓的菜肴

摆放在餐桌上

和井中捞起的西瓜团聚

夏的乐章

阳光炽热，让空气

改变了温度。树叶洒满金

辉

两只蝉，鸣叫在夏的乐章

仍保持着热烈的节奏

地上，光影斑驳

而那蝉鸣声中的热情

用旋律触动我

我摇摇草帽，把汗水拭去

额头

一只脚踏进一年最热烈的时节。另一只已跃向前

并带着热情

我隐隐约约感觉

身边有个人和我一起舞动

这大概就是

多年前的夏的记忆

我不敢忘怀，一旦回想

就会更加沉醉



摄影：冯麟勇

万家灯火

早市

□罗华宝

“刚摘的新鲜蔬菜，便宜卖啦！”“油条，现炸的油条，又香又脆！”天刚蒙蒙亮，早市上的各种吆喝声就此起彼伏。扑面而来的是各种混合的气味，有刚出炉的早点的香气，有蔬菜水果清新的味道，还有水产的腥味，以及各种不知名的味道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早市气息。

道路两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个一个摊位。卖早点的摊位无疑是最受欢迎的。热气腾腾的蒸笼不断地冒着白色的蒸气，包子、馒头、花卷在里面若隐若现，仿佛是在召唤着人们快快来品尝。油条在油锅里翻滚着，发出滋滋的声响，那金黄酥脆的模样让人垂涎欲滴。摊主们熟练地擀面、包馅、炸油条，动作一气呵成，还不忘热情地招呼

着过往的顾客。喝上一碗香浓的豆浆，咬一口刚出锅的油条，美好的一天就从这美味的早餐开始了。蔬菜水果摊位也是早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些色彩鲜艳的水果和蔬菜，被摊主们精心地摆放着，红的苹果、绿的菠菜、紫的葡萄、黄的香蕉……就像是一幅绚丽的画卷。摊主们大声地吆喝着，夸赞着自己的蔬菜有多么新鲜，多么美味。大妈们在摊位前挑挑拣拣，和摊主讨价还价，虽然争得面红耳赤，但最终还是各取所需，满意地离开。这边一位大爷熟练地拿起白菜，看看菜叶，摸摸菜梗，然后满意地放进袋子里；那边一位年轻的妈妈在挑选着红彤彤的草莓，准备给孩子带回去一份甜蜜。

有声，重重碧叶晃动硕大的水珠，珠光盈盈，捉摸不定。雨停后，荷叶上的雨水聚集，小珠汇成大珠，将大小珠露抖落下去，是我雨季喜欢玩的把戏。

舟中听雨，是古人的寻常境遇。有刻意听之，有不得已为之。古诗词里有无数雨水相伴的时光，宋人蒋捷曾将听雨导演成人生的三种境界：少年听雨歌楼上，中年听雨客舟中，如今听雨僧庐下。人生际遇，一雨汇之。

林中遇雨，有困窘，有从容。一场淋漓苏东坡的雨，下了将近一千年，还没有晾干。“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风里扬花虽未定，雨中荷叶终不湿。”“愿君亦莫叹留滞，六十小劫风雨疾。”一个经历风雨的人，也被风雨教诲、自我救赎，苏东坡是一个懂雨知雨惜雨的人，雨水同样怜爱他。雨在下，诗在生。云消雨去，诗篇永存。

在夏天，梅雨季节，苦暑的人们不妨多听听几场雨。

雨在下，是梅雨季节的常态。雨常见，但“暴雨梅”罕见。人行途中，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黑压压一片，厚集的云层反复被闪电割裂，雷鸣山动，天地一摇。密密的雨点像利箭，斜射万物。一些车辆停下来不走，地面上的积水很快漫过轮毂。有人赤脚卷衣去掀窗帘盖，过街如过渡。

更多的雨是有征兆的，我会选择一个雨天去看荷花。雨中莲茎千姿百态，如舞霓裳。雨打荷塘，啪啪